

秦淮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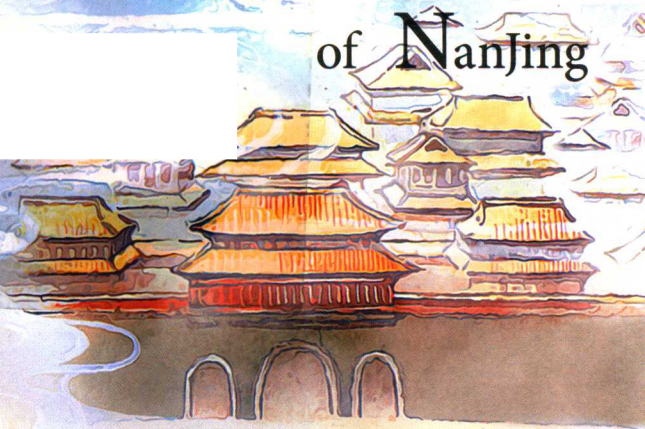
一场错过，
一段相守，
岂是无端缘起；
韶光易逝，
琉璃易碎，
世事无非般若。



下冊

琉璃世 琉璃塔

姝文 / 著

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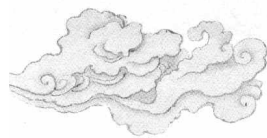


琉璃世
琉璃塔

媯文 / 著

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世琉璃塔(全2册) / 姑文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543-4

I. ①琉… II. ①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8699号

书 名 琉璃世琉璃塔(全2册)

著 者 姑 文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634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543-4

定 价 59.8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册

楔子	001
第一章 惊闻仁凶耗	001
第二章 慧解九重焦	005
第三章 痴心诉琼瑶	009
第四章 宝塔闪光耀	014
第五章 此情原皎皎	019
第六章 前路正迢迢	023
第七章 深林遭强盗	028
第八章 大漠遇故交	032
第九章 两小忆旧桥	036
第十章 双骑奔飞逃	041
第十一章 亡命思如潮	047
第十二章 寻敌疑似缘	051
第十三章 挥洒试牛刀	056
第十四章 艰难脱沙暴	061
第十五章 何处宝塔遥	065
第十六章 谁家玉人姣	070
第十七章 人淡香袅袅	074
第十八章 马鸣风萧萧	078
第十九章 素心待晨晓	083
第二十章 边陲随主遨	087
第二十一章 深山伏老鸱	092
第二十二章 陋寺隐天道	096
第二十三章 塞北意正豪	101

第二十四章	江南秋尚早	106
第二十五章	千里奔波劳	111
第二十六章	几杯愁酒聊	116
第二十七章	舐犊清风陶	121
第二十八章	昆仲明月皓	126
第二十九章	桂花香可嚼	131
第三十章	霜露寒似绡	136
第三十一章	枫红盛世饶	141
第三十二章	雁过草木凋	145
第三十三章	书生意气高	150
第三十四章	手足情谊牢	154
第三十五章	武将看谁骁	158
第三十六章	忠仆凭吾傲	163
第三十七章	佛光天禧照	168
第三十八章	青瓷景德烧	173
第三十九章	灵谷谈征徭	177
第四十章	拥雪论至宝	182
第四十一章	庸人常自扰	187
第四十二章	典籍永浩渺	191
第四十三章	卅载僧已老	195
第四十四章	廿年情却飘	199
第四十五章	骨肉祸始肇	203
第四十六章	伉俪隙已消	208
第四十七章	识浅夸神妙	213
第四十八章	情深掩寂寥	217
第四十九章	东瀛至今器	221
第五十章	北地从此抛	226
第五十一章	古刹白雪香	231
第五十二章	御道朔风扬	236
第五十三章	奉天嘉友邦	242
第五十四章	观雨困情网	247
第五十五章	龙凤喜呈祥	252

下册

第五十六章	金枝怒未央	257
第五十七章	舍利入宫藏	263
第五十八章	乐府笑寇猖	269
第五十九章	天谴明君惶	276
第六十章	横祸高僧丧	283
第六十一章	一世铸辉煌	288
第六十二章	半途嗟悲怆	293
第六十三章	正当梅子黄	299
第六十四章	又值夜风凉	304
第六十五章	英雄郁满腔	308
第六十六章	伊人幸无恙	312
第六十七章	功德歌谣彰	318
第六十八章	思忆尺素偿	323
第六十九章	广威赴边疆	330
第七十章	地藏消业障	336
第七十一章	鸣冤惊朝堂	343
第七十二章	谒陵论边防	348
第七十三章	思亲慨以慷	355
第七十四章	忆昔怅且惘	363
第七十五章	醉酒闹轻狂	369
第七十六章	失心埋重创	374
第七十七章	赠塔黯神伤	379
第七十八章	思君更断肠	384
第七十九章	激愤群情昂	389
第八十章	重责独力当	393
第八十一章	奋起方隅抗	397
第八十二章	昭宣国势张	402
第八十三章	轻信成祸殃	407

第八十四章	固守若金汤	412
第八十五章	朔漠夜凝霜	418
第八十六章	青史郑留芳	423
第八十七章	霹雳晴天响	427
第八十八章	阑珊灯火漾	432
第八十九章	转战路茫茫	439
第九十章	败归穹苍苍	445
第九十一章	继统定国纲	451
第九十二章	携手赞石墙	457
第九十三章	西征豪情壮	462
第九十四章	东陲厚谊长	467
第九十五章	扶桑称臣忙	472
第九十六章	讹言惑众慌	477
第九十七章	直驱险难量	482
第九十八章	痛斥忠莫忘	487
第九十九章	比翼银月翔	492
第一百章	洪鳞金川降	499
第一百零一章	此恩至洪荒	507



第五十六章 金枝怒未央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江南最美的季节。

莲花走过池塘，见几只燕子掠过垂柳，黑色的尾巴真的似剪刀一样，不由微笑。知恩和海寿迎面走来，知恩笑眯眯地指着海寿手上的小木桶，揭开盖子给莲花看，却是一桶鲜亮的泡菜：“公主看！还不错吧？方丈肯定喜欢！”

莲花刚到京城在曹国公府住时，就到天禧寺看望了慧忍方丈。那一天慧忍乍一看到琉璃塔，面上激动、惊讶，难以置信各种表情翻涌。八十岁的高僧大德，几十年的修为，也止不住百感交集。

真的是注定有此因缘吗？莲花和慧忍说到在沙漠中的奇遇，说到慧光大师的话语，慧忍方丈温润如琉璃的双眼满含慈悲，摇头叹息欲言又止，终于没有多说什么。莲花睁着明澈的双眼，终于也没有再问。

自那之后，莲花除了家里宫里，就是去天禧寺。主要是看《洪武南藏》的经文，和《高丽大藏经》确实颇不相同；另外照顾慧忍方丈，带些炖烂的食物、汤水，甚至暖被软枕僧袍棉袜。

慧忍素来生活清苦，不讲究吃穿用住，但是见莲花一片诚意也自感动，一老一小一起阅读经书常常忘了时间。玄信和玄知见有这么个人关心师父，更难得师父肯听，也是喜出望外，极欢迎莲花。前日慧忍说起想念北方的泡菜，莲花有心，回来就准备做了送过去；知恩却自告奋勇说是她的拿手本事，果然今天做了出来。

莲花看了一眼，赞道：“是不错！不愧是郑提调教出来的。”

知恩得意：“我会的多了！不过酱汤这些得现做了好吃，几时在天禧寺的大厨房里做给大伙儿吃。”

莲花笑：“主意不坏啊！今天我进宫到圣上那里，你们两去天禧寺送了泡菜，没事就在那里做好了。”

知恩不由拍手：“好啊，大和尚小和尚该高兴了！”兴致勃勃地拉海寿：“走，陪我去取些食材调料。”

海寿有些不放心，莲花笑道：“没事，我坐宫里的车，晚上和殿下一起回来。你们去吧，带我问候方丈，就说我大概后天过去。”说着往皇宫而去。

* * * * *

宁国公主朱如画，近来有些郁闷。

一向无法无天的堂堂宁国公主，在后宫里即使谈不上横行无忌，那也是随心所欲任意去留。可是这两次去宫里，都没有见到皇帝，被王直挡在乾清宫外，说是皇帝正在“诵经坐禅”。诵什么经啊？年纪一大把了，又早就不是和尚了。可是王直一旦板脸拦路，宁国公主倒也不敢硬闯，知道他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两次都只好快快而归。

今日天气晴好，春风吹拂，宁国公主再整仪容，又特意拎了一盒朱元璋爱吃的酱鸭，再次来到乾清宫，要见父皇。没想到在乾清宫门口又被拦住，索性连王直都不露面，一个小太监就挡着不让进。而且还是个身形未成面孔稚嫩的小太监。

宁国公主不由大怒，呵斥道：“你知道本公主是谁吗？”

小太监有些惊慌，战战兢兢地答道：“宁国公主，小的知道您是宁国公主。”

宁国公主哼了一声：“那还不赶紧带路？”

小太监却不动，继续颤抖着声音说道：“圣上不让任何人进，公主回头再来吧？”

宁国公主怒火上冲，喝道：“我不信！你让开！”说着拎着食盒就往里走。

小太监吓坏了，跪倒在宁国公主面前，连连磕头：“真的是圣上吩咐的，公主您回头再来。”一边急忙招了招手，几个侍卫上前并列一排，挡住了宁国公主。

宁国公主只带个随身侍女，看此情形闯不过去，冷哼一声道：“父皇在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小太监见她停住了脚步，松了口气说道：“圣上在听经，王公公一起在里面，圣上吩咐了不让人进。我，我叫阿桂。”

宁国公主皱了皱眉：“听经？谁在讲经？是弘远还是慧忍？”

阿桂答道：“是东宫的李才人。”

宁国公主要想一下才反应过来谁是“东宫的李才人”，不由高声叫道：“那个朝鲜乡下人？她懂什么？”

阿桂嗫嚅着说道：“说是什么地藏经，高丽大藏经什么的，小的不懂。”

宁国公主想了想：“那前两次父皇诵经坐禅也是和她一起？”

阿桂不知道宁国公主指的什么，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宁国公主气急问道：“我问你，这个朝鲜乡下人是不是经常在这里？”

阿桂小心翼翼地说道：“圣上这几天都宣召李才人，殿下办完公事来接，有时候两个人一起留下陪圣上晚膳。”



宁国公主咬牙：“这个乡下人，翻天了！不知道天高地厚！”阿桂不敢再说，和几个侍卫并排站得紧紧的，显然拿定主意不让宁国公主进。

宁国公主一跺脚，直奔东宫而来。

太子妃吕氏，正靠在院中晒太阳，一个宫女跪在一旁轻轻地给她捶着腿。吕氏双眼微闭，享受着这初春的和煦阳光，清新暖风。

忽然脚步声杂乱，宫女边追边喊：“公主，您慢点！”吕氏睁开眼睛，宁国公主已经大步进了院中，气呼呼地，在吕氏榻前踱步。

吕氏见她面色不善，一时摸不着头脑，坐直了身体，示意宫女都退下，含笑开口：“如画，驸马又惹你生气了？”吕氏知道一般人不敢惹这个厉害公主，公主生气大多是因驸马梅殷。

宁国公主在吕氏身边坐下，气愤愤地说道：“他敢！和驸马没关系。我是来找大嫂子你的。”

吕氏有些惊讶：“找我？”别说宫，就是整个皇宫也没什么人敢得罪朱如画啊！

宁国公主直截了当：“你那个新媳妇，那个朝鲜来的李才人，太过分了！”

吕氏皱了皱眉：“李才人？她怎么了？”

宁国公主哼了一声：“她对大嫂子怎么样？按时晨昏定省吗？”

吕氏搞不清宁国公主为什么生这大气，淡淡说道：“她一个化外番邦来的，还能指望怎么样？有时候允炆出门早，他们要一起，我就让她早上不要来请安了。”

宁国公主一拍手：“可是来！这进门才一个月，早上就不来请安了，眼里有您这婆婆吗？她有什么事老要跟着允炆出门？她一个才人，不该老老实实待在宫里伺候您？”

吕氏哼了一声：“年轻人刚成亲，好着呢！允炆不舍得啊。”

宁国公主忍不住声音有些大：“那怎么行？她就老在外面逛？”吕氏苦笑道：“我有什么办法？不是圣上吩咐的吗，让允炆带她去天禧寺看那个什么大藏经。”

宁国公主撇了撇嘴：“她一个汉城来的乡下人，看得懂什么？还不是装装样子？哄人罢了。你们还真信了。”

吕氏到此时才大概猜到了宁国公主生气的原因，自己也对这个李才人不满意，叹口气道：“圣上信她，我们能怎么样？随她去吧。”

宁国公主正要开口，马淑仪进来了，给吕氏行了礼，又亲亲热热拉着宁国公主的手叫了声：“皇姑！”

宁国公主见她肚子已经很明显，关心地问道：“就快了吧？你这大个肚子就歇歇吧。”

马淑仪笑：“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也没干什么。皇姑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宁国公主撇嘴道：“我是最有空的，以后只能来找你们了。”

马淑仪见她说得委屈，看了眼吕氏的面色，吕氏皱眉不语，马淑仪于是笑道：

“皇姑！你来东宫，我们多高兴啊！巴不得你天天来。”

宁国公主还是气不平，拉着马淑仪的手，叹口气道：“我知道你对我好。你自己也要多留个心眼。”

马淑仪不解，宁国公主接着说道：“那个朝鲜公主不简单，你该端太孙妃架子的時候，就要端一端。”

马淑仪见宁国公主为自己着想，倒也心中感动，笑了笑说道：“多谢皇姑关心，我没事。”又补充道：“李才人还算懂规矩。”

马淑仪有些话，当着吕氏的面不好说。进东宫七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朱允炆那么开心，每天都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才明白七年来他只是敷衍客套，不是不辛酸的。只是马淑仪比朱允炆大七岁，对丈夫原本更像幼弟，受他的快乐感染，倒是为他高兴的时候多。

太孙妃索性岔开话题，问道：“就要清明了，圣上有什么安排吗？”

朱元璋以孝治天下，皇宫里本有祭祀祖宗的“太庙”，规模宏大，四祖各为庙，皇高祖居中，皇曾祖东第一，皇祖西第一，皇考东第二；也就是祭祀父亲、爷爷、太爷爷、太太爷爷四代。这还不够，因为太庙只是过年时祭祀，朱元璋想想又建造了祭奉祖先的“奉先殿”，说是为了晨昏谒见，节序告奠。这奉先殿就在皇帝寝宫乾清宫的东侧，也是南向，五门五轩里也供奉了四代。朱元璋经常独自在里面念叨。

但虽有太庙和奉先殿，每年的清明节，朱元璋还要回中都的皇陵上坟。朱元璋的父母，兄嫂和侄儿葬在皇陵，本来是个土坡，经过洪武年的数次修建，已成了宏伟森严的皇家陵墓，有享殿，斋宫，官厅等宫殿数百间。

宁国公主撇了撇嘴：“肯定又是要回中都！我今年不想去了，那个乡下地方，又脏又破，来回得好些天，累死了。”

吕氏有些担心：“你不去行吗？”

宁国公主叹道：“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不去有什么关系？横竖父皇现在有朝鲜公主陪着。”言语间竟是难掩妒恨。

吕氏笑道：“你要是不去就正好，淑仪去不了，我正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应天府，你帮着照看下就最好。”

马淑仪连忙说道：“母亲不用担心我，我这没事的，在家歇着不会有什么事。皇姑该去就去，别惹得皇祖父不高兴，皇祖父可离不开皇姑。”



宁国公主听了吕氏的话心中怒极，往年不管皇帝到哪里，宁国公主都是最不能少的一个，什么时候，沦落为在家里看守孕妇了？朱如画当场就要发作，听马淑仪说得小心，才又转怒为喜：是啊，这三次也许是碰巧了，她一个汉城来的番邦人，还当真让她占了父皇去？心里暗暗拿定主意，一会儿再去皇宫。

吕氏也自悔失言，忘了这小姑娘是赌气来的，连忙找话遮掩：“那是，清明上坟这么大事，又是回老家，父皇一定又要拿如画和驸马显摆，在老家人面前得意得意。”宁国公主和梅殷一对才子佳人，是朱元璋得意之作，一向引以为豪，每次回到中都都让二人陪在身边，老家的人奉承恭维几句，朱元璋常常乐开了花儿。

宁国公主听了吕氏这个话，心中欢喜，假意谦虚道：“大嫂子又拿我们开心，我们老夫老妻，还有什么好显摆的？”

说着说着天色将晚，吕氏便留宁国公主晚膳。宁国公主看天晚了来不及去宫里了，不妨明天再提了好吃的送进去，遂也不推辞，与吕氏一起坐下用晚膳，马淑仪在下首相陪。

正吃着，宫女通报：“殿下和李才人回来了。”话音刚落，朱允炆和莲花到了门口。

朱允炆一身杏黄锦袍，风神如玉，气度闲雅；莲花还是淡淡蓝色的衣衫，改了发髻，姣如春花丽若朝霞。两个人一般的修长白皙，温润文雅。一样清澈明亮的眼睛，一样从容不迫的举止，甚至一样缓缓而行的步伐。二人一进了厅内，顿时满堂生辉，厅里的烛光都似分外明亮。

宁国公主一阵愣神，在这一对璧人面前，自己和梅殷还算什么才子佳人？恐怕自己才是那个“乡下人”。

二人和众人都见了礼，朱允炆正在回答吕氏的问话：“是，我们在皇祖父那里用过了，今天吃的斋。”莲花含笑侍立在下首，给三人布菜舀汤。她是才人，按规矩是要侍候太子妃、公主和太孙妃几人用饭的。

朱允炆却有些心疼的样子，看莲花盛一碗热汤给马淑仪，连忙叫一声：“小心别烫着！”竟是不由分说自己接过，端到了马淑仪面前。这可大大地背了规矩，马淑仪连忙也站了起来，双手接过汤，慌乱地说道：“殿下放着，让臣妾来。”

吕氏不由哼了一声，面色难看之极。

莲花有些慌乱，看了眼朱允炆，又小心看了看吕氏，轻声说道：“对不起。”说着拿起另一只汤碗，准备再装一碗。

吕氏摆摆手：“你们两个先下去吧。让我们三人好好吃饭，省得不安生。”

莲花拿着碗的手僵在半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朱允炆听了却很高兴，牵起莲花的手，笑着对三人说道：“那我们先回落霞宫了，母亲皇姑慢慢用，淑仪你招呼好。”竟然便即告退。莲花红着脸，被朱允炆拉出了饭厅。

吕氏叹口气，放下了手中的筷子。马淑仪低着头，不敢吭声。宁国公主嘻嘻一笑：“大嫂子，允炆这可出息了呐。”吕氏知她是出言讥讽，可是刚才的情形是实情，自己这个儿子整一个见了媳妇忘了娘，连宫规都不顾了。不由得又叹口气。

宜宁公主得到了皇太孙的爱情，得到了皇帝的欢心。可是后宫的嫉妒不满也拉开了帷幕。前方的路究竟会怎样呢？



第五十七章 舍利入宫藏

天还没有亮，屋子里黑洞洞的，只有窗上帘幕的缝隙中透进一丝光亮。莲花窝在朱允炆怀中，睡得正香。

朱允炆看看榻边案上的沙漏，该去早朝了，轻轻地抽出莲花颈下的手臂想要自己起床。不想莲花在睡梦中感觉到，抱住了朱允炆的身体，嘟囔着“别走”，眼睛也没睁，似是梦中不舍。朱允炆心中一荡，俯身在莲花的面颊上一吻，喃喃地低语：“才知道为什么会‘从此君王不早朝’了。”莲花犹自未醒，蒙眬中只听到“不早朝”几个字，仍闭着眼睛，低语中却带了喜意：“你不早朝？”双臂挂在朱允炆的脖中，光滑如丝的肌肤贴在了他的身上。

朱允炆满心爱怜，一翻身，跨到了莲花身上。双手撑在她的双颊边，俯身温柔地亲吻：自眼角眉梢，到柔软的双唇和耳垂。莲花半梦半醒中感受到黑暗中的爱抚和温存，不由得微微后仰了头。朱允炆得了鼓励，益加心神荡漾，吻得热烈。莲花睡意未消，这样的肌肤之亲唤起一股热浪，浑身禁不住颤抖。朱允炆将早朝抛到了九霄云外，舌尖挑逗翻转，身体贴得更紧。

朱允炆成亲七年，房事从来匆匆结束，不仅是因为少年人难以自制，更因为面对的是大姐。所以看到古诗古文里对床第之欢的描绘，常常不解其意。做了皇太孙之后公务繁忙，更是难得再去马淑仪处，晚晚独卧也并没有多少遐思。可是这一个多月来，因为心里爱极了莲花，总是轻怜蜜爱地想给她欢愉，鱼水交融中她每一个如丝的眼波，每一个细微的反应，每一声欢愉的呻吟，都给了朱允炆莫大的满足。才知道付出会有这么愉悦的征服感，看到心上人享受自己的爱抚，这种心里的满足远非身体的快感可以比拟。

莲花虽然不懂，却深切感受到朱允炆的爱意，知道他一心一意只是要自己欢喜。这种温存的心意，又远比实际的爱抚更让人动心。莲花知道自己很幸运，夫君以堂堂皇太孙之尊在床第之间如此低声下气地俯就侍弄，唯一的解释就是爱自己。不由得仰了头，双手捧着朱允炆的头发轻轻揉弄，低低柔声叫了一句：“允郎！亲我！”

朱允炆听到这一声娇唤，顿时魂飞魄散心神俱醉，俯下身体，柔软的双唇一寸寸

亲过。双手摩挲着，炽热的抚摸中渐渐感到了战栗。

这时的皇太孙，颇有些懊恼平时读书只要看到艳词淫曲都一跳而过，连《会真记》这一类都是不屑一顾。有日看到一首艳词据说是宋徽宗赵佶的：“浅酒人前供，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报总含情。”还扔了书说了句“粗鄙”。如果多学些知识，此时岂非用得上？懊恼中亲吻不停，黑暗中渐渐响起了喘息声呻吟声，愉悦中带着怜惜，欢欣中满是爱恋。爱情，是否就应是灵肉双重的结合？

不知道过了多久，莲花沉沉睡去，仿佛感觉到朱允炆轻轻吻别自己，轻轻离开了屋子，却是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待得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院子里有宫女来来往往。

莲花暗叫糟糕，急忙跳下床梳洗整妆，匆匆拜见太子妃吕氏请安。还好吕氏尚未起，早吩咐了宫女说不用请安。莲花松了口气。又去告别了马淑仪，然后带着海寿和知恩，望天禧寺而来。

初春的阳光暖暖地照进藏经阁，古老陈旧的木架上垒着满满的经书。《洪武南藏》自洪武五年就开始刻印，直到此时洪武三十一年才刚刚印完。共一千六百多卷，饶是天禧寺的藏经阁号称全国最大，也放得满满当当。

慧忍方丈和莲花坐在窗边，各自捧了一本经文再看，玄信也在一边，回复一摞寺院的来往书信。

莲花忽然抬头问慧忍：“方丈，这《洪武南藏》的分类是先分乘，再分藏吗？”

慧忍含笑答道：“不错，是参照以前的《开元释教录略出》，先分大乘小乘，再分经律论三藏。”停了停说道：“不过《开元释教录略出》中未收的，和之后新译的佛经，就没有这样分，笼统收在后面。”

莲花颌首道：“那就难怪这后三百多卷凌乱无序，找一本经书很难。”

慧忍含笑问：“你找哪一本？”

“《般若心经集注》。”莲花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在架上继续寻找。

玄信在旁边接口道：“这本不在《洪武南藏》里，我回头带你到前面的贮经楼去，应该有宋时的版本。”

莲花停住脚步，有些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呢？这本不是基础经文吗？”

玄信放下手中的笔，解释道：“《洪武南藏》自洪武五年就开始印了，那时候没有规划好，有些匆忙。很多经文都没有划入，《护法论》《密咒圆因往生集》《圆觉经略疏注》这些经文都没有。编排次序也不统一。”

莲花一声轻叹：“是啊，其实如果改为先分藏，再分乘，就容易了。”

玄信想了想道：“横竖还会再印，到时咱们再建议改就好。”莲花见玄信说得轻描



淡写，愣了愣。

她却不知道，天禧寺在大明的寺院中，地位极其尊崇，乃是第一位的寺院。不仅是江南的寺院之首，更是全国的佛教中心，刻经藏经都是在这里。

果然十几年后大藏经重新刻印，天禧寺当时已经在建大报恩寺，玄信回忆起今日与莲花所说上报给明成祖朱棣，朱棣吩咐按此一一改进，遂成了《永乐南藏》，藏于大报恩寺。此是后话。

几人正说着，忽然玄知跑了来，有些急匆匆地：“宫里王公公来宣旨。”看了看莲花又说道：“皇太孙一起来的。”

莲花一怔，跟着慧忍和玄信玄知来到了大殿。

王直手握圣旨，昂然立于大殿中央，旁边站着朱允炆，身后以太祖庙的神宫太监为首，一大群太监侍卫捧着各式鲜花香烛。

慧忍心中疑惑，带着众僧跪下接旨。莲花看到朱允炆，想起今晨不由的脸上一红，朱允炆含笑招手，两人侧立在一旁。

王直打开圣旨，朗声宣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禧寺方丈慧忍，高僧大德，慈悲勇进博学广识，特此册封为大明国师，佑我大明国祚遐昌皇图永固。天禧寺所藏佛祖顶骨舍利乃我大明不世珍宝，着即送入皇宫，由大内保管珍藏。钦此！”

慧忍听了圣旨，心中感慨。皇帝想要这个佛祖顶骨舍利，怕自己不赞成，先捧自己为国师。不惜公然使到这种手段，乃是表明势在必得的姿态。

只是佛祖顶骨舍利本是佛门至宝，自佛祖寂灭便一向供于塔中，赵宋天禧年间便安奉于本寺地宫。怎可挪至皇宫内院，岂非亵渎？惊扰佛陀，更不知会有何等祸事！

慧忍心中踌躇，跪着一时不出声。

玄信玄知和众僧也都呆住，天禧寺千年历史，佛顶骨舍利一直供在塔内，是天禧寺的镇寺之宝，更是无上的佛门圣物，连横蛮的故元蒙古人也未曾敢动。皇帝要，怎么办？莲花听到这个荒唐的圣旨，也是一愣，侧头看看朱允炆，朱允炆沉默不语。

王直见慧忍不动，冷冷地说道：“宫里有太庙，大内高手如云，监守严密。方丈不用担心，”见慧忍垂首不语，哼了一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禧寺也是圣上的，方丈自然明白。”

慧忍此时已经八十岁，参禅也近八十年，佛教讲放下能舍，佛祖头骨舍利虽是佛门圣物，也只是外物，何况当此情势，还能反抗不成？

慧忍低了头，缓缓说道：“老衲遵旨。”

王直面露笑容：“国师请起，各位大师请起。恭喜国师，方丈可是我大明的第一位国师，必当名垂青史，为佛门又添一段佳话啊。”

慧忍苦笑着，并不答言。

玄信玄知和众僧看着方丈，也无人说“恭喜”。“国师”是个尊荣，可是皇帝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简直就是拿称号换舍利，反而令众僧有尊严受损的感觉。

王直接着笑道：“那就请国师把顶骨舍利交给某家带回去吧，圣上吩咐盛载舍利的阿育王塔一起带着，但是如何开启，烦劳国师教某家一下”。

慧忍情知多说无用，吩咐玄信玄知去圣感塔的地宫取阿育王塔，又摆了摆手示意殿内的众僧退下。自己坐下，垂目闭眼，一言不发。

朱允炆被皇帝吩咐了来请佛舍利，猜想是上次来参拜的时候，祖父听到了舍利的神通，想供奉舍利多些福寿。朱允炆觉得天禧寺几百年的佛门圣物，应该留在塔内，但他对祖父一向孝顺，见朱元璋执意要迎奉舍利，便服从到了寺里，心里打算有机会再劝一劝祖父。

莲花见慧忍有些疲倦的样子，走过去倒了杯热水给慧忍喝，轻轻坐在了慧忍身边。王直还是笔直地立在大殿中央，面带微笑，耐心等待，也不说话。

约莫有大半个时辰，玄信玄知带着几个僧人抬着阿育王塔进了殿内，放在了案上阿育王塔约有三尺来高，通体鎏金，镶满各种宝石，大殿上顿时金色闪亮宝光夺目。

慧忍站起来，对王直说道：“此塔自宋天禧年间封入本寺地宫，从未开启。开启之法本寺方丈历代相传，却从未用过。请王公公验证。”说着一重一重，小心打开了阿育王塔。

王直立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暗自记诵。

直到慧忍自金棺内托出了佛祖头顶骨舍利，众人敛声屏气看去，大约有半个手掌大的一块，似蜂巢，色作黄白，形如天盖中间隆起。自金棺中取出来，忽然一阵光芒耀眼，众人眨眼之间，光芒已经不见，难道是眼花？

众人有的揉眼，有的咂嘴，面面相觑。

突然“哗啦”一声巨响，一道闪电劈开天空，电光连闪中轰隆隆雷声大作，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大殿里瞬时一片漆黑，只听到屋顶上雨点洒黄豆似的打得屋瓦刷刷直响。

慧忍叹了一口气，吩咐小沙弥点上了烛火。

王直面色有些呆滞，定了定神，烛光下验看了舍利，重新仔细放好，合上了塔，取出一大块明黄的绸缎，仔细包裹好，才唤了声：“来人！”几个侍卫应声出现，抬起了包裹，举过头顶。

王直冲慧忍拱手：“多谢国师，国师几时有暇，到宫里坐坐。”又转身对着朱允炆：“这就回宫复旨吧。”